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ollage of images. At the top, a woman with long dark hair and a green jacket stands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the American flag. Below her, a man in a suit is shown from the chest up, looking forward. In the foreground, a man in a dark suit is shown from the waist up, pointing his right hand towards the left. The bottom of the cover depicts a scene of soldiers in a desert environment, with several military helicopters flying in the sky above them.

蓓娜

〔美〕霍华德·法斯特著
张慧倩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蓓娜

〔美〕霍华德·法斯特 著
张慧倩 译

蓓 娜

作 者 [美]霍华德·法斯特
译 者 张慧倩

责任编辑 郝向群
装帧设计 少 羽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9.75印张 200千字
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10000

ISBN 7-80570-319-1/I·115

定价 4.80元

主 要 人 物 表

- 蓝蓓娜** 蓝丹尼历经劫难的女儿，年逾六十却依然雄心勃勃。
- 柯东山** 蓓娜与支持犹太民族运动的柯白尼所生的儿子。
- 蓝菲力** 蓓娜的哥哥蓝汤姆与爱伦所生的儿子，与生父形同陌路。
- 爱 伦** 蓓娜的密友。与蓝汤姆离异另嫁从事造酒的李亦丹。
- 何亚利** 爱慕蓓娜，与蓓娜争夺众议院席位的现任议员。

1

她暗想：这正是她需要的——生日宴会。的确，她正好需要它来提醒自己今年已经六十岁了。谢谢你们，我六十了。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，对吗？以下是我的庆祝诗：六十岁极好，七十岁绝妙。愚蠢的打油诗。六十岁的人还会哭吗？或许分泌盐水的系统已经衰退了？她心里充满犹豫不决的念头，嘴里居然说：“拜托饶了我吧。不是我不要你们提醒我，而是我根本一刻也忘不了而且也能够面对自己已经衰老的事实——是的，你们尽管去激烈反对好了。老？六十岁打何时开始算老啦？你仍然年轻、美丽、有活力，全是狗屎。我老了，实际上我根本不爱开宴会和所有其他类型的庆祝会。”

电话铃声大作。

蓝蓓娜拿起电话和她的儿子柯东山说话，他保留了父亲的姓氏，擅长修补残肢断臂。他用医生特有的利落语气告诉母亲说他和卡拉11点钟到她家。卡拉和蓓娜总是犯冲，连提到对方名字都不对劲。她不喜欢卡拉，无论多么努力改变，都无法喜欢儿子的老婆。这使她满怀罪恶感。卡拉是加利福尼亚州出生的墨西哥人，在加利福尼亚州居住了五代，比蓓娜的过去还要辉煌，因此非常骄傲、保守，也相当重视个人隐私，同时是一位不得意的女演员，当蓓

娜提起她是位演员时，她总昂首挺胸地说：“不要跟我扯女权至上这一套。我是墨西哥人，是一名‘女演员’。”

她是个带刺的女人，身材颇长，圆脸，胸部和四肢都很圆润，但因为高度够而显得端庄优雅，可惜却象一头豪猪似的带着愤怒和嫌怨的硬毛，常为了一个字、一点暗示就暴跳如雷。蓓娜和卡拉的关系尚佳，这一点很令她自得，虽然两人之间并没有真感情，不过至少表面上维持着相当的友好。由于不喜欢媳妇，她因此从来无法安心，无法摆脱罪恶感。

“东山？”蓓娜说。

他明白这种口吻的意思。“妈妈，我们要来接你。我知道你可以自己开车出来。”

“我并不想亲自开车去。我根本不想去。我不能面对这件事。你不明白吗？东山，我没法面对它。”

“妈妈，默曼已经去世七个月了，”他近乎严厉地说：“你不能一直鞭笞自己。那些爱你的朋友想见见你。”

她想象得到他和她说话的时候正在一面看表。东山永远都在看表，或者竖起耳朵等电话。他的一天划分得精确谨慎。蓓娜的弟弟约瑟也是大夫，日子却过得很惬意。他会把表遗忘在床头；东山就不同了。

“我可没有鞭笞自己，”蓓娜不悦地说：“我也不喜欢你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，东山。”

“对不起，妈妈。可是求求你不要排斥大伙。我们爱你。我们做了许多准备。我可以来接你吗？”

她叹了一口气。“好吧。”

她知道自己在闹孩子脾气。老实讲，她不想错过生日

宴会。她从来没有狠心过，这次如果不全家人见见面，就是狠心的表现。这根本和哀求没什么两样，尽管她最讨厌哀求，不过还是承认了，这么做是为了让东山来见她，记得她，求她。假如她告诉他，他忘了她，他一定会震惊地注视她。全世界都忘了她——或者是她忘了全世界。这只会引起更大的震惊。她怎能解释自己内心的变化？

卡拉相当甜美。她只要有心就可以表现得很讨人喜欢。她今天很不寻常，使蓓娜深觉尴尬，她竟然对东山说：“你开车，医生。蓓娜和我坐后面，我有事情告诉她。你今天真漂亮。”她又对蓓娜说。她穿着白色丝衬衫，外罩一件浅灰色亚麻外套——这身衣裳在三十年前也同样合身。她的身材保持得很好，也很结实。“你别让头发变白。”卡拉又说。蓓娜暗忖她是否知道自己有一面褒扬一面贬损人的习惯。蓓娜蜂蜜色的头发中有几绺泛灰，距离白发的阶段还差得远。

汽车经过金门大桥前往拿帕山谷的途中，卡拉对蓓娜说：“我本来一直守着这个秘密，可是再不说出来我就要爆炸了，我也不想故作冷静。他们终于要把安娜贝拉这个角色给我演了，而且要在中心演出六周。你能想象吗，蓓娜？安娜贝拉！”

“太好了，可是安娜贝拉是谁？”

“约翰·福特的剧本，”东山在前座说：“剧名是《可惜她是娼妇》。安娜贝拉是主角——你知道，妈妈，她爱上了她的哥哥——”

“我知道这出戏，”蓓娜说：“几十年前我们还演过呢。喔，别怕，”她安慰卡拉。“我演的不是安娜贝拉，而是一

个护士之类的角色。戏中没有护士吧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卡拉，我觉得真是太好了。这不正是你努力的目标吗？而且是在中心演出。什么时候首演？”

卡拉稍微平静下来，告诉她将要排练六星期，新年之后首演。“当然没有人会照原剧那么演出。福特不是莎士比亚，你知道，原作中的某些部分非常混乱。我们的导演陆士丹要重新编写……”于是她便没完没了地说下去。蓓娜一面听一面找寻恰当的时候点头，然后望着卡拉身后马林郡的绿色山坡。她有两年没来过拿帕山谷的海佳酒坊了，这里充满了她父亲蓝丹尼和李马克合伙之后，两个家族的往事；如今她竟没有一丝期待感，实在很令人不安。因为这座李雅各在退出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买下的山谷，可以算是蓓娜生命中最灿烂的花园。她在这里的时间倒不多；可是只要有它在就足够了，当她疲倦、厌烦这个世界时，这里就是她会来的地方。但是现在又不同了。默曼已经过世，一切都不同了。

世界变成了灰色。三周以来，她只出门购买必需品。过去她也陷入过情绪低潮，她的弟弟约瑟曾经用医学性措词小心地警告她这是自杀的行为。“你真想死吗？”他问她，她心里想，他这是在运用医生的权利逼问她，她非常不高兴。

“别傻了！”

“我想我猜得到罪恶感是怎么来的，”约瑟以对待病人的温和态度说：“你完全被罪恶感控制住了，蓓娜。”

“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”

“也许。”

“唉！我才不在乎呢！”她总是忘记他是半个中国人，她同父异母的弟弟，事实上是他们父亲的第二任中国妻子梅琳所生，所以他虽然身材魁梧，重达一百多公斤，高一百八十几厘米，有些还是很象中国人。这使她忍俊不禁。没人会生约瑟的气。你怎么能生一头庞大、聪明的圣伯纳狗的气？

“你看多了统计资料：结婚的男人比较不容易患心脏病。不过事实上默曼的心脏坏了许多年。就算你嫁给他也不会有什么区别。我不赞成另开导管的手术。以他的情况不可能吃得消，可是他坚持要开刀。他自知在世的日子不多，想到手术也许可以让他和你多相处五年，他就决定冒险一试。他是个好人，很崇拜你。”

她正在哭。“如果我嫁给他就好了，”她泣不成声地说：“这是他的愿望。”

“你们在一起要比我认得的任何夫妇更好。好吧，伤心和流泪都是一种治疗，可是罪疚却不行。罪恶感会扼杀胃口。你轻了多少？”

“不知道。我不量体重。”

“我敢说轻了很多。你不是没有食欲的人。我带你回拿帕的家去。吃一顿烤火腿。”

她拒绝了邀请，心想弟弟是个古怪，令人毛骨悚然的中国人，不过和他谈过之后，有助于她摆脱自怜。一两天后她的好朋友爱伦来探望她，忧愁地说：“我知道你不会自怜的，蓓娜。以前我就曾这样，弄得头疼欲裂，没有一个医生治得好，后来书亚在越南受伤，少了条腿回来，我整

天哭哭啼啼的自责，最后只有你和可怜的亦丹能忍受我，结果事情也过去了。痛苦是会减弱消失的。”

蓓娜总是很想说爱伦的改变其实不多，不过只要多看一眼，她就打消这个冲动了。爱伦改变得实在很多。她有一张可爱的圆脸、蓝眼金发，声音细柔，足以骗过任何人。所有长得象爱伦的人都没有她这种脑筋，爱伦聪明机智，多年来一直饱受无法治愈的病痛打击，却从来没有倒下或者被病魔控制住。她嫁给蓓娜的哥哥汤姆，生活很不快乐，离婚后再嫁给李马克的孙子李亦丹。

蓓娜的思潮开始飘荡，胡乱地想下去，而卡拉则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，介绍福特的剧本、自己的角色以及她打算如何演。蓓娜不时点个头，可是已经不再听下去；她沉溺在自己的思绪中，投入因为前来酒坊而掀起的诸多复杂往事中。

改变蓓娜的是默曼的去世。扎实的现实就这样崩溃了。生死突然间不再是两码事。当她哭泣时，是在为所有一去不复返的美好哭泣。

“卡拉！”东山厉声说。

“我说得太多了，”卡拉说：“唔，我说话并不多。可是现在我有了话题——你有没有想过，东山，我花了多少时间坐在那里听你和你聪明的医生朋友们谈话？而哪些是重要的。当女演员则不重要。才不呢；我演戏才不会怀孕，不会为这个世界增加更多蓝家的人——”

“卡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根本没有这个意思。拜托，不要再吵架。”

“为什么不要？因为蓓娜在场？”

吵架的气氛愈发紧张起来。蓓娜领教过这些，此时她害怕得畏缩成一团。儿子暴怒的一面令她困惑惊恐，卡拉也会升起拉丁人的怒火，和东山的脾气不相上下。蓓娜偶尔觉得根本不该让这两人结婚，并且猜测维持这桩婚姻的唯一力量，是将这股怒火转化成同等威力的激情。这样的猜测使她不安。

就在这时候她看见一辆学校校车的后轮松脱。他们离开萧维尔之后正在往东方向拿帕山谷，东山一直开在这辆校车后面。他一面开车一面和妻子争吵，无意超过那辆校车，它的时速是六十多公里。实际上，他几乎是紧贴在校车尾部行驶。然后蓓娜看见车轮松脱便放声尖叫：“老天爷——东山，快看！那辆校车！”

其他发生的事情在她眼中宛如银幕上的慢动作影片。那是一辆黄色的老爷校车，里面大约有十一二名学生，在这悲剧发生的一刹那，蓓娜居然有能力估计儿童的人数。车轮滚离路面，校车往右冲，司机为了控制住车身而把校车向左转，穿越对面的草地，和一辆迎面而来的园艺卡车撞个正着。东山的脚踩住煞车，使自己的车在两轮相撞的车后面猛然停住。

东山停车的同时便跳下车，对卡拉说：“我的提包，在行李箱里。”他把汽车钥匙扔给她，拔腿朝校车跑去。卡拉打开行李箱，蓓娜跑向东山，不等卡拉取出车上的提包和东山摆在一旁的药品绷带，东山对卡拉大吼：“绷带——提包旁边。”

然后他拉开校车后门跳进去。蓓娜尾随在后面，只听见一阵阵恐惧和痛苦的叫声。

校车内烟雾弥漫，东山嚷道：“把他们弄出去，妈！先别管伤势——快把他们弄下去！校车在燃烧！”

她动手推两个可以走动的孩子下去。“出去，亲爱的！离开校车！”也不知道他们懂不懂。卡拉拎着东山的提包和她擦身而过。一个孩子倒在座位上，头上流着血。这孩子约莫七八岁。蓓娜抱起这个人事不省的孩子。

“她有伤，不要移动她。”卡拉说。

“东山要他们下车。”

“过来！”东山对卡拉叫着。“快过来！我需要帮助！”

校车外有人正在尖叫。蓓娜跑开十五米以外后把孩子放在地上，再拖着其他孩子远离校车。卡拉抱着一个孩子下车，东山又把另一个头部流血的儿童交给蓓娜。

一辆汽车停下来，司机跑过来帮忙。是个黑人。他一言不发地冲上失火的校车，抱着一个孩子出来，后面跟着抱了另一个孩子的东山。

“里面还有两个。”他把孩子交给卡拉。蓓娜回到车上。两名受伤的小男孩中有一个能走动。另一个在蓓娜试着把他拉出座位底下时，放声尖叫起来。

“让我来。”那名黑人说。

他们一起把他拖了出来。蓓娜正准备去救校车司机，眼睛被烟薰痛了。

“妈妈，快下来！”东山急叫着：“司机死了！”

她走向出口时浓烟包围过来。东山和卡拉把她揪下车，两人双双大喊：“快跑！”

他们跑到孩子们聚集的地点时，校车轰然一声化为一团火焰，玻璃和车身的碎片扑向他们。孩子们都在惊叫。

蓓娜想安抚他们。没有一个人受重伤，只是一点割伤和擦破皮。蓓娜第一个抱下车的孩子已经清醒。东山和卡拉合作无间地展开急救。黑人除掉外套，脱下衬衫撕成布条。

这使蓓娜想起四十年前的那个血腥的星期四，旧金山的码头工人和警察发生冲突，她在那个炎热的早晨忙着救人。眼前虽然不同却仍然有些相似，因为在顷刻间，时间只不过是幻觉，如今她跪在地上抱着一名啜泣流血的孩子，自己则为着记忆而啜泣。

然后救护车、救火车和警车、两辆拖车抵达。警方做了记录，通知东山将会需要他到警察局接受询问，最后把他们留在路边。

撞毁的车被拖走，留下四个从头到脚沾着血的成人和两辆车。

那名黑人虽然穿着内衣还是相当有威严，他自我介绍：“梁赫威。”

“不，”卡拉说：“不可能的。你不是梁赫威。这种事不可能发生的。”

“喔，绝对不会错的。梁赫威正是我。”

东山介绍大家。“这是内人卡拉，家母蓝蓓娜。我是柯东山大夫。从卡拉的反应，我知道应该为自己不认识你而羞愧。我道歉。很不幸，大部分医生除了医药之外所知有限。”

“请不要道歉。”

“那就告诉我们吧。”

“呃……我吹小喇叭……”

蓓娜对小喇叭手毫无认识，不过梁赫威也没有认得蓝

蓓娜的迹象。当然，她绝不是全国最著名的作家，不过也不至于默默无闻。她在过去三十年中一直撰写“谁是谁”专栏，就算她的书并不十分畅销，她的过去也时常出现在非文学性的头条新闻上，所以她并不觉得很抱歉。

“我相信你很好，”蓓娜说：“如果你的表现就象刚才冲进冒烟的校车一样，那么我向你脱帽致敬。”

“用很好这个字眼还不够。”卡拉说。

“关于刚才的烟，”蓓娜继续说：“我咳得半死。这是不是值得担心，东山？”

“喔，不要紧。我们需要喝杯酒。”

“的确很好，”卡拉说：“你是数一数二的伟大人物，我所谓的伟大是独一无二的，可以和路易·阿姆斯壮并列。”

“太过奖啦！”梁赫威惊叫道：“你们都是好人。很荣幸认识你们，不过我们必须请上帝帮助那位可怜的校车司机，让他的灵魂安息。孩子们是不是都没事，医生？”

“只是一点割伤，断臂，撞掉几颗牙，流点血。一点都不严重。不过不要急着走，赫威。今天是家母的生日。”

“这位是令堂？”

蓓娜记得他已经知道这件事。

“她太年轻、太美丽了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蓓娜说。

“我的意思是，”东山说：“我的行李箱冷藏着六瓶法国香槟。妈妈的生日宴会将在拿帕山谷以北的酒坊举行，他们以酿酒为生，只知道他们的酒，都是心地偏狭的农夫，不喝法国酒，也不谈法国酒。但是母亲一定要接受敬酒，所以你别走，我去拿香槟，我们用纸杯喝。”

蓓娜讶异地听他说话。他们刚刚经历一场可怕的意外。校车司机送命，园艺车的墨西哥籍驾驶人重伤，路上还有血迹和油迹，空气中还弥漫着焚烧过的汽油味。

“我们都尽了力。”东山看见她的神情便摊开双手说。

的确。他们身上都有血渍，上身穿白色丝衬衣的卡拉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，现在身上已经被血污弄脏了。

“对不起，蓝太太。”黑人说，仿佛不得不代其他人致歉。蓓娜知道他很难堪，极力在穿着内衣的情况下保持原有的威严。他们并不认识校车司机，不必为他哀悼，或者全世界都要不断地哀悼死者？死者配得到什么？蓓娜双手合十僵硬地站了良久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卡拉问她。

“嗯，”她低语说：“只是受了点惊。”

东山打开香槟。卡拉打开一包纸杯。瓶塞“噗”的一声冲开。

东山对母亲温柔地说：“喝下去会有帮助的。”

她摇摇头，开始轻声的哭泣。梁赫威更加尴尬了，表示他非走不可。

“喝一杯再上路。”东山说着给他一杯酒。他自己倒了一杯，给卡拉一杯，然后把自己的酒给蓓娜。“妈妈？”

她用手背抹掉眼泪，接过酒杯。东山替自己倒了一杯，提议举杯庆祝。“敬生命。校车上的十二个孩子都不会有事。我们救了他们。”

蓓娜点点头。

“那就干杯！”

酒既凉又醇，流下蓓娜的喉咙，她旋即想到如果不是

他们就在校车后面，要不是东山和她、卡拉、梁赫威及时相救——只要晚一两分钟——这批孩子就会死。

“在这个神经的国家，”卡拉对梁赫威说：“我丈夫可能会被控告呢。你能想象吗？因为救了几条命而被控！”

“去他的，”东山说：“再来一杯。”

“我觉得怪怪的，”蓓娜说：“我要离开太阳，东山。”

他们真是奇怪的一群人，站在路旁喝香槟，身后一块介绍丰田轿车的广告。蓓娜感激地坐进汽车后座。车内很热，不过没有站在阳光下那么热。一名骑摩托的警察停下来，他们请他喝香槟。他咧着嘴摇头。也许他听说了车祸，蓓娜想。东山是英雄。他问了他们的话，把答复抄在笔记上。

警察离去了，东山打开第二瓶香槟。他们距离汽车只有二十步之远，可是隔着玻璃窗的蓓娜却觉得她在一个世界，他们在另一个世界。车里热得透不过气，汽车停在中午的骄阳下，可是蓓娜既不开窗，也不启动引擎以便打开冷气。她在想那名司机，以及死亡是这么轻易的就可以打发。这是她儿子的另一面：死亡来临，生命继续下去；如果死的是不认识的人，一个开校车的司机，那么你就喝一杯香槟。东山的心胸开阔，没有种族歧视的观念。校车司机的胸部撞在方向盘上，头皮被挡风玻璃撕开。他结过婚吗？有没有子女？有没有投人身保险？蓓娜是在为他、为自己还是为默曼流泪？

黑人走向他的车，拿出装喇叭的盒子，取出亮闪闪的乐器凑到嘴边，对着加利福尼亚州的空中吹了几首曲子。

三个人互相拥抱，梁赫威把喇叭收回盒子，带回车上

放好，再走过来向蓓娜道别，吃惊地看见她泪痕满面，他摇摇头走向他的车，驾着车离去。

东山来到车旁打开门。“我的天，里面好热，妈妈，你会闷坏的。你在哭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我们喝掉两瓶酒。卡拉和我都有酒意，还是请你开车吧。你没事吧？我是说你能开车吗？”

“当然能，”蓓娜没好气地说：“我只喝了一小口香槟。”

“我不是指……”

“我懂你的意思……喔，东山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这么不高兴，故意对你乱叫的。这不是我的作风。我当然可以开车。”

“是为了我们刚才表现的那一幕？我们并不是狠心，妈妈，可是假如你事事都要伤心流泪——唔，一个人有多少眼泪可流？”

“我懂。”

卡拉没作声。蓓娜下了车坐上驾驶座。东山替卡拉打开后车门，可是她说：“不，我要和蓓娜坐前面。”

“行。”

蓓娜瞥了卡拉一眼。汽车开动后几分钟，卡拉怯怯地伸手触摸蓓娜的胳膊。然后卡拉便泪如雨下。蓓娜减低车速，把车停在路边。

“这到底是在搞什么鬼？”东山想知道。

“东山，请你住口。”蓓娜说完便下了车，走到卡拉那边打开车门。卡拉爬出来投入蓓娜怀中，拥住她柔软温暖的身子，蓓娜知道这是只有女人才做得到的事，男人早已